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三十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 卷三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13



東洋圖書印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四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一序三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朱晦庵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訾省  
 至熹始發視則皆故弊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  
 者曰宣德即祕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  
 廟學記林君名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為是縣明年熙寧初元  
 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  
 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解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  
 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  
 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為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  
 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者復二種二



十六卷更爲裝褫爲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贈徐師表序

南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大抵皆其所嘗稱許序引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屏山之下因以所知十餘人者驗之壽夭窮達之間中者八九以是知諸君之譽徐君也不爲妄而徐君之得諸人也不爲幸其挾諸人者不爲誇矣將行求予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厚薄淹速有不可易者如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之至於義理之所當爲君子所不謂命則又未聞其有必爲者何哉徐君之所從遊多吾黨之士坐語從容試以是說論之庶乎其有益也

送郭拱辰序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弁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爲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爲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爲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跡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爲贈

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



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畧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嗟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坐人余匿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絕意壹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旣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濶然每得其詩文筆札必爲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蓋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爲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輒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爲之節族抑揚

高下俛仰疾徐之間凌厲頓挫幽澗回鬱聞者爲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爲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爲子厚豈真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死也衰暮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櫝而藏之以爲後世必不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閔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爲若干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闢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爲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穎昌且再世毋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充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



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

贈相士序

呂伯恭

自孔子前相術固已槩見於世若周叔服相孫叔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毋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孔子周流天下當時之人每以相術窺之有曰顙類堯也

有曰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人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論何也吾夫子之門蓋自有相殆非世俗所論之相書也申申天天此孔門相容貌之術閭閻侃侃此孔門相言語之術翼如襜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瓊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末矣曾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為言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為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荀荀知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耶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元姚端甫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割首誠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藉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先生見公戎服而髮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乾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可士即出所為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無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繞積是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屣仰天而視蓋少須臾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眾已同禍矣



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播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解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開壘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如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兒余猶未語也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嗚呼嗚呼自先公言之先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正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其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闚鸞懸徑林奔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元學士文藁序

吳幼清

儒者以文章爲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又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



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同既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叅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軼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莊周夢蝶圖序

劉夢吉

周寓言夢為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

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耿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因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託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于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



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臯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未也

李仲淵御史行齋謾藁序

程鉅夫

自予識御史李君仲淵而後知天下真有以古文爲任者邪說興而大道廢議論勝而文氣卑其來久矣古人一章一句該體用其本末備終始猶有餘後世累千萬言欲究其理而不足非文之至也耶若原道原人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等作方可稱繼三代者然必如是而爲文則天下之文廢矣又豈通論哉作述之體既殊古今之尚亦異學足紹先聖之道言足垂將來之法而已豈必模三墳擬大誥而後爲古乎此仲淵之所憂而吾之所以知仲淵也仲淵材峻而氣渾學富而行實其爲政簡而敬和而平以扶綱常任教化爲本至其不可奪則卓然有古遺直之風故其文精鑿沉鬱不假議論而理自見不托迂怪而格自高其本則六經其辭則雜出西漢而下其可任以古人者仲淵其人乎然文之盛衰世道之占也我朝之盛自古所未有獨於文若未及者豈倡之者未至而學之者未力耶今天子方以復古爲已任於上弘其風浚其流慎焉而任於其下者非我輩之貴耶而吾老矣仲淵不可辭也仲淵名原道毫人有集曰行齋



謾蒙見示屬予以序不勝狐裘羔袖之愧

送屠存博之婺州序

戴帥初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不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時其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爲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爲不仕而爲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仕者皆爲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仕者皆爲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者而其不

仕者至於無以目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吾黨屠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爲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家華而闔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以官翱翔而不就迨于今茲又板之爲婺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然予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爲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牛而嗟釋鋤而起他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爲儒則其處也唾壺而麈尾其出也高車而肥馬乃有



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爲子弟僕役在道塗爲少賤負戴在庠序爲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論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者之責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此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爲官吏者治人以政爲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乎存博知大道之難於政身之可憂輕於人今之勞也猶逸於古其有泰然於心也乎哉存博行矣異時婆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前所云師良而法備者也今猶有爲東萊公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問而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爲材之意而世之闖茸晦昧者託而逃焉烏乎是不仁已甚耶天之生人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而已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

物則往往陷而入於水火今日我之耳不願爲聰我之目不願爲明其不爲廢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聰闕壤明不至於燭也魚則懇於聰明之過之論而非以聰明爲不美而不爲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馬之驟劍之鉅寧得土馬木劍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谿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義政業爲江南名卿綠桑梓故每與評覈古近人物以爲士之生斯世誠不可無材蓋當其時方以閱閱科舉取士幸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則攀援而試之以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沉談笑羣衆中不失繩墨即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寒遠實用所能取之於人寸量尺叙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後二十年家單仕絕西



僻不立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漸同盡而其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遇宣城教官字彥實者于杭問之先大夫乃東發翁也行藏本末無不習聞之古人之學問文獻無不貫淹以至於雄詞雅章機春轂奔竒聞異解蹊通部屬一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而家庭之所成者邪以斯人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今即用材又可得不用為邪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事也若無材然彥實之劔與馬惟謹毋使人畏其鉞且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回宣城王敬仲兄弟尤余所材也亦以是質之

忠史序

歐陽原功

忠也者盡已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

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為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為推推即恕矣程子嘗為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已不盡已二者出乎其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實其嚴乎番易楊玄翁有見於此久矣大父通守在軒先生當宋季官守以直聞難以死節者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媿於盡已者悉錄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形侶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繆於古人何其



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爲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渾養省察之功蒞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爲國子博士時職當校獻書既表章之猶慙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年月日具官歐陽玄序

孔氏譜序

揭曼碩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已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携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後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懇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

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爲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挹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懇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某日月具官揭曼碩序

南昌劉應文文藁序

虞伯生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畧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澁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廼突兀其首尾輕懷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爲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

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誠有可望者也然余聞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矧吾文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文敝者而告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安先生文集序

默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藁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

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蠛蠓之細大莛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因蚤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儒時馳景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出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



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振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

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莫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高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士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



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慷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古詩考錄後序

吳立夫

予嘗從黃子學詩黃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篇詩之作尚矣蓋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於聲今之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寓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乃與魯太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則曰古詩三百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導其言語之所發或本其直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以其辭哉制氏世世在大樂官蓋頗識其鐘鼓之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調循得為漢雅樂之所肄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曰

古今義理之極致一也自其聲音則樂師朦朧之任未必能勝夫齊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雖然古之安樂怨怒哀思之音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之故當時之聞韶者則從容和緩觀武者則發揚蹈厲是獨非以其聲辭之俱備然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望古三百篇至於上下千有餘載作者間出如以其聲則沈休文之樂志王僧虔之技錄自能辯之苟以其辭則今無越乎黃子之所集者吾猶恐古之言詩不專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主於辭也何則古之言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取其協平固未始常為平仄固未始常為仄清固未始不叶為濁濁固未始不叶為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四聲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棫材老乃用是而補音補韻先儒亦嘗取是而叶詩叶離騷蓋古今之字文不同南北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待於叶而自能叶焉



者也故當觀其辭然則古之言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采詩之官不置樂府之署不謗吾無以聲爲也若夫今之言詩既曰古近二體古體吾不敢知而近體乃謂之爲律者何也又安得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爲至哉考乎古者考此足矣試以是而復之黃子序于末編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爲務至其道乃曰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巧誣恠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橋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封侯爲內學而爲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

則啗於鬼道左慈啓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之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冲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修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况後世之迂誣恠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滓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恠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



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爲一人且爲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鬻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齊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爲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開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

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爲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煌祈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芻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印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爲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竺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



其東南虛稱里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爲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氈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爲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爲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爲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罽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

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在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爲制度悉已定竒言鬼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爲行髡首裸身以爲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衣以老莊列子之告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祇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京龜茲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層廟於大猷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慮乎書革旁行而與韋編鐵槌之經混爲一錄也雖然天地之一氣既朕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麟者介者根莖者浮生者而恒出入



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精靈之起滅因報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惑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惟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詳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耽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為其徒設也吾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為紀地理者述其槩焉

### 東海遺錄序

頃子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論文丞相事云自江西初起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田造轅門請申仗不帝數萬而尹王實為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

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王竟以絕太湖柁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奔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今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吏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聞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惟如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畧如此予後又見淮陰龍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益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



且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以爲始終不足以盡復  
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平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  
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  
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爲固久之南北夾攻汴蔡之  
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不  
絕此其國勢垂盡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  
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  
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  
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  
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龍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  
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  
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  
風駿霧鬣家貯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  
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  
議論愈高古爲此三傳類司馬遷班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亦  
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  
記題曰東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送俞時中北上叙

任叔實

俞時中將行友人餞於北門之外任士林執醖言曰士有襲家  
學以爲珍負材識以爲文其氣克焉其聲先焉然而仕循循進  
無異常人曾不得超趨寥廓而窺光天衢豈天下廣大以名進  
吏部夫人而能爲賢乎將蟄爾聲抑爾氣不使激昂於時一揚  
于格律之公平抑道寒士薄未嘗日造中州上國屈折王公之  
前拜自獻以成其身乎不然棟梁者未之收而桷椽之用將無  
自而振乎今之世雖多賢不能蓋子也亦明矣而子又非蟄爾  
聲抑爾氣使不自耀者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然嘗觀昌黎韓子



作張籍李翱之徒遂亦名世然蘇氏之聞亦待歐陽子之門而大吾起視江海三十年無祚舉事負材抱氣凡可為張籍李翱者不少夫果誰為之宗依耶蘇氏父子雖不迄再見而振動其聲耀使天下士皆願出其門有如歐陽公灼然復可見乎不也吾固不得而窺也子行道中州造上國拜自獻以成其身將亦子之取也仰視清列棟梁者收乎豈猶曰未也則子其楠榱以進天猶曰需之蓋吾不信也

### 金石例序

柳道傳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傲之以為史記徒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譏功業為銘為誅著之金石其斧衮侔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為之統紀則漫且靡美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

子入教國子潘文簡公以集賢待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即問公此何為曰吾脩金石例彙聚既繁資取亦富固若是耳予甚疑焉以為言之精者為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闔傍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為有得乎方將從公寤疑而公歿矣後十年公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出斯文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於韓氏者十常八九謂韓之文起八代之衰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降今而後冶金伐石誅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乘景鑠於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於韓哉由是克之雖至於春秋史記可也

###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鄭子美

臨川葛君子熙將之武昌錄學事挾太史危君太樸之書過予



黃山之下留連累日將別微言以爲贈予語之曰予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爲已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塗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

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惰委靡而無收其刃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歿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出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徒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爲朱氏之說乎抑爲陸氏之說乎幸讀其所聞以教我

王生扁儒序

葉致中

能言距楊墨者孟子謂之聖人之徒夫徒距之而輒與之若是其重則迷乎彼而來歸者得無與其賢哉吾友王生故縉紳名家幼失所怙其族人舍之逍遙觀爲道士既而來學於余聰悟警敏若聖賢之書諸子史傳既習聞之乃幡然曰家素以儒科



顯不幸而中微而不肖者幸生以粗有識知乃棄去從老氏恐非先人遺意也乃解其冠裳謝其師歸讀書于其家別業於是吾黨儒者無論疏遠咸嘉尚之至有禮延之俾淑其子弟者嗚呼昔太史公著六家序說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又曰道家者流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細聰明去徒羨兼五家之長為足以為理夫太史公之論若是王生為其徒矣習聞其學矣乃能尚吾儒之教奮爾來歸為儒門弟子師則視夫能言距楊墨者其輕重為何如識者必有以辨之乃有請余言以美其志者予曰儒者之道何道也儒者即天地以為道也天尊而地卑君臣之位也天生而地成父子之繼也一陰而一陽夫婦之配也日月星宿四時寒暑其比並其先後小大明一陰一陽之則也觀乎流行之有序發生之有和禮與樂可行矣經地之緯明乎陽之舒陰之慘政與刑可作也

者出仰觀俯察立為經制莫非以天地之道以為道人之為人者生於斯長於斯而待盡於斯固不能外天地之道以為道不能外天地之道以為道又惡能絕君臣父子舍禮樂刑政以為理哉知乎此則太史氏之說然乎否乎雖然彼曠然者無所知無足與適也知而不之信信而不擇其所從知猶不知爾若生者可謂能賢也哉生雖貧志不屈身不汙為吾道自樹立遂吾人倫長吾恩愛朋徒來從窮則相切磋以自善達則大行以兼善不其偉乎於是而有以吾言為足以輔吾教且有以達其志遂書以為序

送甘允從甬北上序

陳襄仲

天可得而知乎曰天難知而理可尋霜未墮而裘褐製日未入而膏燭具何也人知燠寒晝夜之必相代而至也夫既知其必相代而至也而或戚戚於未至或用其智力以求其所不必至



是皆謂之不能知天陳留甘允從甫年少富才華天曆中遭逢  
聖明得在延閣從縉紳先生纂經世大典方進用俄子病去久  
之來江南補行省掾又拓落不耦於是閉門讀書治文章窮巷  
草滅履而允從之學大進矣夫畜之厚者其用舒鬱之久者其  
達茂允從去此其將有得於天乎天何心哉盈虛消息相推而  
至者天不能齊於人而人不能辭之於天也今中書左丞耿公  
器識宏朗位高而禮恭海內之士咸願進見冀得展布尺寸况  
允從有知遇之素顧不得少自見於宰物之地乎吾知允從將  
有得於天者殆亦於是乎卜之嗚呼余閱世深矣事皆不足據  
惟天最可信允從其行矣哉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劉君粹衷之爲旌德令也客有過余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爲人  
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爲文章徒容縉紳間奈何治縣縣難治也

必有疆明之才而後可以剗劇粹衷奈何治縣予應之曰

後世之吏求粹衷乎世以疆明稱者未必良吏也疆而無以  
之必嚴刻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

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君子未嘗  
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嘗不治於君子誠以待物則物無不字

以蒞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政教修禮樂之用  
行焉禮樂之用行民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  
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則所治者  
與治之者俱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孰謂和易者  
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師不鷲不猓飛者走者莫不爲之  
先後麟鳳亦何用鷲與猓哉粹衷方爲麟鳳於旌德旌德之  
人方將先後之不暇而子以向者一



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粹衷道之

孟君文集序

程以文

文者車也故善御車者必範其馳驅善爲文者必正其法度爲文而不正其上度猶以詭遇御車而不能行遠也審矣况虛其載乎今世人莫不能爲文大槩有三托物連類因事賦情語麗辭瞻悅可人意是曰應世之文識高志遠議論卓絕發救粟之至味振金石之逸響使一世之人皆服曰名世之文編之乎詩書之冊而不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不疑聖人復生不易吾言千載之下有好之者所謂傳世之文也有志於文者亦莫不欲傳世而至於名世者已不可多得往往應世而止耳然則文與易言哉山高而雲興焉井深而泉冽焉枝葉暢沃其木百圍積於中者厚則發於外者大如斯而已矣平昌孟君善年讀其擬古數篇不知其生於今也來京師始得讀

又得其已亥集者讀之彌月而後已其文有先秦戰國之風騁上下縱橫捭闔極其變而不失其正如王良造父之御然余益以喜其合於法度也孟君舉進士於鄉嘗佐使者行治所歷天下十七八雄才大畧見諸行事之實而發爲文辭又不符於空言如是而進之名當時而傳後世豈有難耶然而世之人知其人而未知其文也其文特餘事爾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固將有所大用也豈文乎哉余既手錄數篇以自矜式復叙其集而歸之雖然孟君之文後當有大賢君子表章之惡以余言爲哉讀孟君之文而徵余言或者知其不誣也孟君名昉字天暉今某官云

書則序

韓明善

書果有則乎書心畫也短長瘠肥體人人殊未可以一律拘也書果無則乎古之學者殫精神靡歲月臨模倣效終老而不厭



亦必有其道矣。蓋書者聚一以成形，形質既具，性情見焉。異者其體同者，其理也能盡其理，可以爲則矣。三代之時，書以記事，未始以點畫較工拙也。然而鼎彝銘誌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芒髮，是豈有意於工也哉？亦盡其理，不能不工耳。秦漢而下，以書名者，何可勝數？盡書之理者，惟鍾元常、王逸少數人而已。其殘鏤敗楮，刳碑斷碣，幸存於世者，皆爲人所寶愛，觀其霞分雲駛，龍跳虎躍，變化倏霍，莫適控搏，可喜可玩，可怖可愕，而不可測識，意非法度所可拘攣，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若合符契。後之學者，互相憲述，隨其所至，而各有成。下至黃太史、朱南宮，書體尤縱肆，而法度極森嚴，故皆可以擅名於後世。由是而降，人益事書，其資善書者，又好爲甚高之論，以爲師心自用，足以成家，何必爲是拘拘也？其形質性情，蹊蹶齟齬，前不則乎古，後不足爲來者，則書道之中絕以是也。夫今承旨趙公，以翰墨爲天

下倡學者，翕然而景從。趙君仲德嘗請書法之要，公謂當則古，無徒取法於今人也。仲德於是取古人評書要語，輯爲一書，名曰書則，以成趙公之意，而惠學者以指南也。好事者將取而刻諸梓，仲德俾余爲之序。夫書者六藝之一，儒者所當事也。書有自然之理，理之所在，學者則焉射之正也。車之軌也，斲劑之俞榮也，是書傳學者之厚幸，非與仲德又謂余嘗取先儒讀書之法，命粹爲編，未成，成且併刻之。嗟夫，考古昔之言，以求事物之則，經籍所載，盡儒者事也。豈惟書哉？趙君其進於是矣。因併誌其語於篇端。

風水問答序

洪武胡仲申

烏傷朱君彥修，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義嘗有志當世文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而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餘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



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  
書成示余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隕然在下其理微矣  
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  
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爲  
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  
力辨之以爲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宗室以處審曲面勢得  
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宗祖之神上參于天舉而  
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  
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  
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  
用之以相民宅土主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爲都邑宮室設也  
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

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爲得也惜其書

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賈禍夫

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  
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  
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爲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  
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質之目必  
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  
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傷然於先  
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  
者以是術遊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  
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家  
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感也書之于篇末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而吾觀之一邑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  
焉一鄉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焉其則一室之人猶秦越也  
喟然思之何其相去遠乎哉意者不幸生今之時民不見德其  
少恩固宜則求諸古而觀之賈誼稱庶人父子之間借糶取質  
遽有德色諄語以相夷則當時之為萬石君者益少而如誼所  
言者家自為秦越也吾猶以為漢承秦敝其少恩去禮義固宜  
則又益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興可謂美矣而葛藟之詩有終  
遠兄弟之歎杖杜之詩有獨行踽踽之怨其宗族允弟既不足  
恃欲得他人而親之又終莫之顧而比焉以文武成康泰和之  
風陵夷至於如此則所為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  
已私錮之耳吾豈以是誣斯世之民乎金華吾里也比歲兵四  
吾從事於外間而歸省先墓見其故人長老朋友間未嘗一  
雍然過叔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者少者益怡怡也

趙氏合族以居矣長曰伯明次曰叔友又次為叔誠其先人弃  
諸孤之日皆幼也家落食指衆懼不足給又歲頻苦兵革人思  
逃難故其兄弟散而居之逮今二十年叔友既買地合葬其先  
世之喪積其所有卜居雙溪之南復迎其兄命其弟同室廬以  
處合釜爨以食有無相通而欣戚無間也此於名教蓋有繫焉  
余聞而嘉之今天下之人心習於故常風靡波蕩非有先王九兩  
之法以聯屬之必大何入於禁不得已而後有司舉刑  
罰以繩削之苟人之家不待壯而出分  
貧者至老而無不見讓以是為固然耳  
則今叔友之是兄弟之間將有油然而  
不能已者庸是心天下為公大道  
之所不在於猶後而見之乎今以孝義聞天  
下稱浦陽鄭而興起焉鄉人歌誦



之訖茂如也

者為戒則先生之

言傳信於

詩叙

洪武聖政記序

宋景濂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於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

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焉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

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於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

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為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如甲禁令覈實教育人材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闈之法厲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始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為之君首出廢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別為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欣覩焉故凡



金科之復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列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論厥孫謀以燕喜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燠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粵從  
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而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下戰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以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畧之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

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

聖德之高深臣同暨瀛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蘇平仲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爲大司成相與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子孟兼亦來爲學錄吾三人者巴愛慕婆多士友矣及

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肖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公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絛蕪而習之及帝既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



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

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攷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爲

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肖爲漢行先生爲

國朝起是

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蓋亦攄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于漢者而復于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之日書以爲贈

虞先生遊詠圖序

張則明

常熟州治去西北若干步爲海虞山山行若干步爲東南前峯又若干步爲維摩嶺由是躡重巒踰疊巘西亘十餘里峻極拂水岩然後漸趨於平壤焉且長江大湖映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烟雨間其狀蓋與羅浮匡廬相爲髣髴觀者往往愜於所遇獨予以羈旅未獲造之去年冬十二月廿又五日海陵李君克敏來遊遂率所知者凡六人相與具杖屨取山徑訪招真仙館登望湖亭吊仲雍故丘謁龍母祠旁及仙姑水簾諸洞逍遙空青寒翠之外始盡得其形勝既而退集周鍊師山房行酒



賦詩君以山中古跡命題會席前有萬年枝翹翠可愛遂取古人好風吹動萬年枝一句各探一字爲韻詩既成友人陸子善氏顧謂予曰諸君多江海之士是集不易得也願寫山爲圖附詩其上以識其事子其序之余聞晉永和九年羣賢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列坐曲水一觴一詠放浪形骸之外右軍王羲之爲記錄其所述一時風流詞翰至今以爲盛談每誦其文竊慨寡寡千載之下無復能繼之者曾謂斯遊敢以晉人風度爲比哉然是圖也青山白雲他日異域時一展玩某水某丘如在吾自某題某詠如見其人視晉諸公所以興懷陳迹將不獨出其闕典歟衆曰然於是作虞山遊詠圖序偕遊者金華時某巴西鄧某邑人趙某陸某即子善也鍊師周某也余則永嘉張著也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四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五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論一

過秦論

西山真氏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其意以攻守爲二塗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不醇也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噐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